

南

史

一
三

列傳第四十

南史五十

李

延壽

劉瓛弟璉

族子顯

明僧紹

子山賓

庾易

子黔婁

於陵

劉蚪

子之遴

蚪從弟址

之亨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弘之給

事中父惠臨賀太守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

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

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璉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

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間可

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

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
陽尹玄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璫
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
衰矣薦為祕書郎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
免璫素無官情自此不復仕表粲誅璫微服往哭并致賻
助齊高帝踐祚召璫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荅曰政在
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
言可寶萬世又謂璫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璫曰
陛下戒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
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耳學士故自過

人敕璫使數入而璫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璫為
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璫曰上意欲以鳳池
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
授璫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
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彥回宣旨喻之
荅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璫兼摠
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璫終不就武
陵王暉為會稽太守上欲令璫為暉講除會稽郡丞學徒
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璫
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

素抱有垂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踈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縑纓或復賜以衣裳表緒諸公咸加勸勵終於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官此又聽覽所當深

察者也近初奉教便自希得託迹客游之末而固辭榮級
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有追申
白而入楚羨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
之遺迹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
清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瓏姿狀纖小儒業
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
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門
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荅住在檀橋瓦屋數
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竟陵王子
良親往脩謁七年表武帝為瓏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

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
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遣從瓛學者
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
並弔服臨送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
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
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為
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
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
此山常有鵠鵠鳥瓛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
至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謚

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璫講月令畢謂學生嚴
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
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
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訛故不能
感動木石璫亦以為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
亦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
恨其不遇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掇拾三十卷

璫弟璡字子璫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璫而文采過之宋泰
豫中為明帝挽郎齊建元初為武陵王暉冠軍征虜參軍暉
與僚佐飲自割鵞炙璡曰應刀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親

執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盪同舟
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盪目送曰美而豔璉曰斯豈君子
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
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璉夜
隔壁呼璉璉不荅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璉怪其久璉曰
向東帶未免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
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於官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
雖處閭室如對嚴賓而不及璉也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顯字嗣芳璉族子也父駮字仲翔博識強正名行自居幼
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没十

許年駿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歔流涕梁天監初終於
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
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伯瓛儒學有
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為後時年八歲本名璉齊武以
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
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
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
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
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
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

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
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
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書傳昭掌著作撰
國史顯自兼廷尉正被引為佐及革選尚書五都顯以法
曹兼吏部郎後為尚書儀曹郎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
之命工書人題之於郊居宅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
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後為中書郎舍人如故顯
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
友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子
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

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爲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父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凡佐兩府並事驕王人爲之憂而反見禮重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爲之銘誌葬於秣陵縣劉貞長舊坐子莠恁臻臻早有

顯從弟穀字仲寶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
在蕃十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為位吏部尚書
國子祭酒魏剋江陵入長安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其先吳太伯之襲百
里奚子孟明以名為姓其後也祖玩州中從事父略給事
中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
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剋淮南乃度
江昇明中齊高帝為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
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
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

一入州城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爲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齊建元元年冬徵爲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僧紹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

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為恨昔戴顓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笥纒冠隱者以為榮焉敕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求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胤能言玄仕宋為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別為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子慧照元徽中為齊高帝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

騎中兵參軍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綏懷蠻蜒上許為益州刺史未遷卒僧胤次第僧嵩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荅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荅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毗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僧紹子元琳仲璋山賓並傳家業山賓最知名

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起家奉朝請兄仲璋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後為廣

陽令頃之去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軍江柘上書薦
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柘曰聞山賓談書不輟
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累遷右軍記室參軍掌吉禮時
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應其選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
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為持節都督緣淮諸軍
事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為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
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四年為散騎常侍東宮
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
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振百姓後刺史檢州
曹失簿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